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胡金芝

春秋正傳卷二十七

明 湛若水 撰

襄公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晉平四年齊靈二十八年卒衛獻二十三年殤五年蔡景三十八年鄭簡十三年曹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年杞孝十三年宋平二十二年秦景二十三年楚康六年吳諸樊七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正傳曰祝柯齊地書諸侯盟于祝柯志善盟也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據左氏之

言則此盟得以大字小之仁矣盟非春秋之所善祝柯之盟則彼善於此者也

晉人執邾子

正傳曰書晉人執邾子著其執之非也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邾屢伐魯以小犯大其罪固可誅矣然必告于天子奉辭往問其罪可也至於擅興繫累其君則過矣

公至自伐齊

正傳曰書公至自伐齊謹君之出入也同圍齊而云伐齊者圍即伐也公報齊之意也

取邾田自漷水

正傳曰自漷水者以漷水為界也書取邾田自漷水著非義也左氏曰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乗馬先吳壽夢之鼎恐謂邾數伐魯

固為有罪矣魯仗晉之强而伐之又仗晉而取其田所謂非其有而取之非禮矣故春秋非之魯侯乃享六卿而厚賜之以為德可謂識見之卑陋矣

季孫宿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宿如晉見其如之非禮也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愚謂

邦交之儀朝聘會同所以睦隣也魯不自治而致邾之數侮不以告于天子聲大義以討之而汲汲乎資晉之强執其君取其田所謂因人成事者而其勢不得不往拜之非聘禮之正也其為道卑矣

葬曹成公

正傳曰書葬曹成公志隣國之大事也來赴故史書之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正傳曰書衛孫林父伐齊著無名之師也左氏曰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愚謂按此則晉衛之伐齊無他名義皆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三王之罪人耳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正傳曰書齊侯環卒志隣國之大故也來赴則書之

左氏曰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

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愚謂春秋特書其卒而平生

之善惡自見矣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正傳曰穀齊地書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善不伐喪也禮也左氏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胡氏曰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

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正傳曰書仲孫蔑卒志大夫之大故也

齊殺其大夫髙厚

正傳曰書齊殺其大夫髙厚罪擅殺也左氏曰秋八月齊崔杼殺髙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愚謂此崔杼殺之也而曰齊殺其大夫髙厚何聖人據報而書使人求其故則罪人斯得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正傳曰嘉字子孔書鄭殺其大夫公子嘉著擅殺之罪也左氏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専國人患之乃討西宫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専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

辛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愚謂此本傳也所謂西宮之難者謂盜殺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也所謂純門之師者言公子嘉不惟不言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楚師伐鄭至於純門也嘉既有此二罪又其為政之專則其罪固可殺也而子展子西不以告于天子刑之司寇乃帥國人伐而殺之而又分其室

焉擅殺之罪蓋與之均矣故春秋誅之

冬葬齊靈公

正傳曰書葬齊靈公志隣國之大事也

城西郛

正傳曰書城西郛著其城之非也左氏曰懼齊也蓋懼齊人之數見侵伐故城其西郛以備之耳然則西郛之外之民將棄之矣諸侯有道守在四隣城郭何足賴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正傳曰柯衛地後屬晉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著其會之非也懼齊以援晉之權臣以自固非禮也左氏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愚謂觀此傳則柯之會豹專以國託晉大夫叔向專以政許魯大夫當是之時政在大夫可見矣

城武城

正傳曰書城武城著謀國之不善也左氏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夫魯誠懼齊患之未已當及是時明其政刑賢能在位是所謂萬里長城可以自固居則以守戰則以勝誰得而侮之胡為區區以一城為哉故春秋書之雖時亦譏也

靈王十二十年晉平五年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九年年殤六年蔡景三十九年鄭簡十三年曹武二年陳哀十六年杞孝十四年宋平二十三年秦景二十四年楚康七年吳諸樊八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正傳曰向舊爲莒邑魯已取之書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著其盟之非也左氏曰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愚謂莒數伐魯曲在莒也諸侯前年爲督揚之盟以和解之已非其道矣爲莒者宜自悔過遵諸侯之約修事大之禮可也莒未渝盟而魯大夫乃私會以尋盟此召侮之道也故春秋非之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盟于澶淵善之也會一也而有不同有會而謀人者有會而平人者會而平人則息兵安民固春秋之所善也左氏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愚謂成也者平也齊之伐魯屢矣今一旦而與平成焉盟雖非春秋所取而此猶爲彼善於此者歟夫平怨講睦息兵安民則天下無事矣善莫大焉故春秋與之

秋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亦以始終乎會之善焉

仲孫速帥師伐邾

正傳曰書仲孫速帥師伐邾譏非義之兵也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愚謂據此則魯之伐邾以邾驟犯己所以報之也然夏六月邾已與魯會諸侯盟于澶淵矣夫以有

罪而與之盟既與盟而復懐宿怨以伐之皆非義矣故春秋惡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正傳曰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著擅殺之罪也書公子履出奔楚著去國之非也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胡氏曰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

常_{楚政不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左氏曰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胡氏又曰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愚謂觀左氏胡氏之言得春秋之指矣胡氏又謂燮以無罪見殺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則泥於義例之惑矣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正傳曰書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著奔之者之罪也左氏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愚謂觀此則公子黄之奔楚慶虎慶寅譖逼之也故左氏以黄之出奔楚言無罪也書之所以罪虎寅也

叔老如齊

正傳曰書叔老如齊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初聘于齊禮也夫齊魯婚姻之國也以齊屢加侵伐於魯而絶好矣今以澶淵之盟會而魯復使叔老如齊以聘焉繼好息民禮之大者也故春秋取之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季孫宿如宋

正傳曰書季孫宿如宋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愚謂禮尚往來禮無不答今魯季孫之如宋報聘也禮之正也故春秋取之

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晉平六年齊莊二年衛獻二十五年殤七年蔡景四十年鄭簡十四年曹武三年陳哀十七年杞孝十五年宋平二十四年秦景二十五年楚康八年吳諸樊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著其如之非禮也左氏曰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愚謂朝聘會同禮有常期非其期而往非朝聘會同之正矣襄公特以附晉之強兵取邾之田而往拜之是相交以利而不以義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正傳曰庶其邾大夫漆閭丘邾二邑也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則叛君者與納叛者之罪並見矣左氏

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

去之其或難焉紀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愚謂諸侯之土地受之於天子傳之於先君人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竊其地而逃以與人乎而魯受其地而賞之是誨盜使吾之臣亦竊我也臧武仲之言善矣惜乎季武

子不能聽而使魯為淵藪溝壑也

夏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君之出入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正傳曰書晉欒盈出奔楚使人求其故則奔之者之罪可見矣左氏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

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
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
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
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
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
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
子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
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

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愚謂此本傳也由是觀之則欒盈之出奔非自叛其君而去父母之

邦也為欒祁之譖宣子之逐不得已也夫大夫命之於君者也無故譖而逐之則罪在宣子無君之心擅專之罪自不可掩矣故春秋惡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何以書志天變也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何以屢書志天之屢變也日主陽也父道也君道也秋九月日食冬十月又日食越月之間日食

者再焉則陽衰陰盛君弱臣強之兆見矣是時三家專魯政在大夫故其兆如此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獨魯也哉聖人直書於經其傷世之情見矣

曹伯來朝

正傳曰書曹伯來朝則禮之得失可考見矣左氏曰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愚謂曹伯即位三年喪畢而朝宗國似得禮矣然而不朝於天子而朝於同列推類而觀失禮甚矣故春秋直書而得失自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正傳曰書會諸侯于商任著其會之非也左氏曰會

于商任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

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

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

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愚謂觀此則欒盈之與其黨

四子皆勇士之雄也宣子既以譖而逐之使出奔齊

楚是棄雄士以與他國也而晉侯又會諸侯禁錮之

一何謬乎記曰又極之於其所往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晉君舉措如此何以為盟主乎故春秋書其會以非之

靈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二年晉平七年齊莊三年衛獻二十六年殤八年蔡景四十一年鄭簡十五年曹武四年陳哀十八年杞孝十六年宋平二十五年秦景二十六年楚康九年吳諸樊十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餘義見前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正傳曰叔老魯大夫子叔齊子也書卒志國卿之大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于沙隨志會之非也左氏曰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

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愚謂古者君臣相與以恩義如一體焉故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豈至禁錮之如商任之會復錮之如沙隨之會也哉自是之後黨錮於漢再錮於宋空人之國其禍皆作俑於此也○胡氏曰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

於其所往敕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縛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而非善之會見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正傳曰追舒即令尹子南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著刑政之失也左氏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

謂棄疾請從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

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愚謂由是觀之則子南比寵觀起不如薳子之知能辭八人故及於難然楚子不能素制以禮使免於刑又以不能制所寵觀起而殺之刑政非當矣能逃專殺之罪乎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年齊莊四年衛獻二十七年殤九年蔡景四十二年鄭簡十

六年曹武五年陳哀十九年杞孝十七年卒宋平二十六年秦景二十七年楚康十年吳諸樊十一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三月已巳杞伯匄卒

正傳曰匄杞伯名書杞伯匄卒志隣國之大故也左氏曰杞孝公卒晉悼夫人杞孝公姊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夏邾畀我來奔

正傳曰畀我公羊以為邾婁大夫是也書邾畀我來奔則奔者與受奔者之罪並見矣夫畀我來奔叛君之人也魯受之則是納叛君之人而敎我臣之叛我也一間耳安知我之臣不叛我而他國之君不納叛我者乎故是年冬臧紇奔邾邾亦受之循環之理也故春秋前年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今年書畀我來奔聖人之情見矣

葬杞孝公

正傳曰書葬杞孝公志與國之大事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正傳曰書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則陳之失刑政可見矣左氏曰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約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愚謂慶氏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

役人遂殺虎寅夫圍之者有楚兵也殺之者役人也而

言陳殺之欲使觀者推其故而知陳失其政刑不能

聲罪致討而假强楚之力役人之手然後能殺之也

○胡氏曰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

公子黄之偪而愬之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

討公子黄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

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

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

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愚謂是矣又謂二慶稱國以殺為譏歸陳侯也則鑿於義例矣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正傳曰書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善其歸也左氏謂楚人納公子黄黄之奔楚以慶虎慶寅逼之也虎寅誅而楚納黄歸于陳小人道消君子道長以為順矣或謂罪奔夷狄之國藉夷狄之力以歸以為進退不正則過矣逆者為夷狄順者為中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正傳曰曲沃晉邑也書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罪其入之非也夫欒盈雖為宣子所逐而晉兩會諸侯以錮之是又重見絶於君矣令乃復強入焉則其逆而不受君命罪益甚矣左氏曰晉將嫁女于吴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
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
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
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
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
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無害也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

用斂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乗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愚謂觀此則曲沃之人願為之死猶不死也則國人之心固歸之似順矣然而宣子持之於下晉侯錮之於上且無所容於天下矣況能強以入乎○胡氏曰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絶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

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秉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愚謂恐春秋之正意不在此特見其入之非耳且以復入為甚逆之詞況

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正傳曰書齊侯伐衛遂伐晉甚非義之兵也而其背同盟犯盟主之罪並見矣二十二年冬沙隨之會衛侯與焉主是會者晉侯也不踰年閒欒氏之亂即將伐晉而先伐衛犯此二罪而不恤齊之無道亦既甚矣左氏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

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弗聽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愚謂使齊侯用晏子之言而止焉則不得罪於春秋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正傳曰書救晉次于雍榆著其善而非善也夫救晉善矣而次焉豈善乎夫救者如救焚然當速趨而往

可也令救盟主之見伐乃次而逡廵焉故春秋書以非之左氏以為禮誤矣

己卯仲孫速卒

正傳曰書仲孫速卒志國卿之大故也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即公鉏與紇即悼子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

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愚謂按此則仲孫速以一念之私溺愛舍

長立少貽家禍於子孫則其平生為人可知矣書卒使人求其故以為後鑒戒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正傳曰書臧孫紇出奔邾則其罪自見矣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紇之出奔以阿季氏廢長立少為之也邾為世讎而奔就之是與讎也其不以道可知矣左氏曰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子將辟

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盂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宫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

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

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愚謂紇既負不道之名而奔又斬關犯門而出及聞孟椒之言而嘆國之有人於是乎始伏其罪矣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晉人殺欒盈

正傳曰書晉人殺欒盈伏其罪也左氏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

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愚謂盈之逃君不受君命君會諸侯再錮而强入其見殺乃自取之也

齊侯襲莒

正傳曰書齊侯襲莒則其不義之兵見矣左氏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昬而受

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愚謂古人有言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豈不信哉莒無可聲之罪而齊侯襲之可謂無義及傷其股而不已杞梁又見獲焉豈非自取之也哉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年齊莊五年衛獻二十八年殤十一年蔡景四十三年鄭簡十七年曹武六年陳哀二十年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年秦景二十八年楚康十一年吳諸樊十二年

春叔孫豹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晉著其如之非也諸侯邦交之

禮有朝聘會同之期非其期則謂之非禮矣杜氏曰賀克欒氏也夫討曰天討天之道也欒氏之不臣克之乃天討也而以為賀焉豈禮乎

仲孫羯帥師侵齊

正傳曰羯代速為政書仲孫羯帥師侵齊著無名之兵也夫敵侵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名也彼國有罪告于天王帥與國往伐之名也按左氏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則知為前使叔孫豹救齊之伐晉次于雍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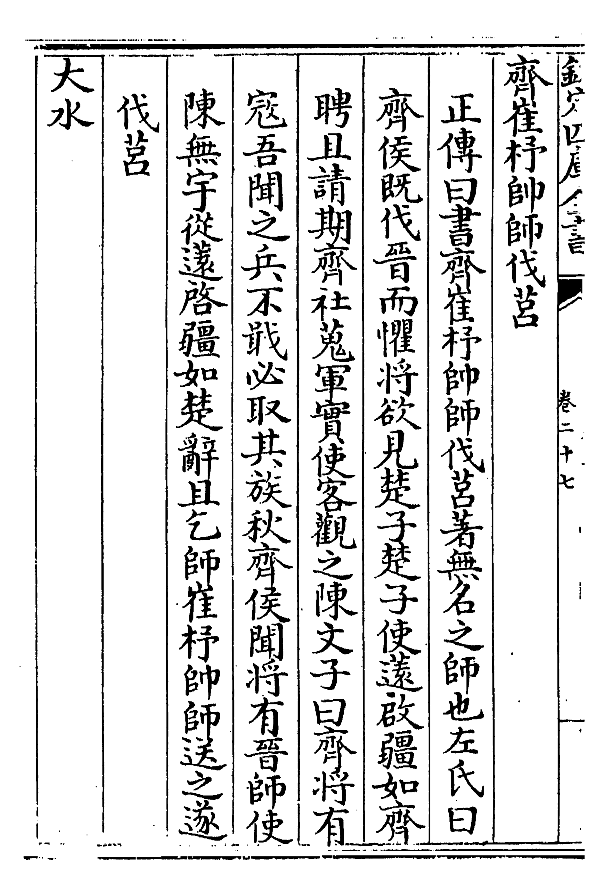
無功故又使羯侵之為晉報怨焉耳何名之有耶

夏楚子伐吴

正傳曰書楚子伐吴著貪憤之兵也左氏曰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既志天變也日陽道也日食則君弱臣強之象况食之既乎其當時諸侯政在大夫之應歟



齊崔杼帥師伐莒

正傳曰書齊崔杼帥師伐莒著無名之師也左氏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大水

正傳曰書大水志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于夷儀著非義也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愚謂古者諸侯之會也所以脩好令之諸侯之會也將以搆怨魯晉雖見伐於齊

不以許于天子乃摟諸侯以伐之豈禮義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正傳曰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著不義之兵也

左氏曰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受命王欲伐之薳子曰

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愚謂楚欲救齊而乃帥三國以伐鄭鄭爲無罪伐之不義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義見前

陳鍼宜咎出奔楚

正傳曰宜咎陳大夫書陳鍼宜咎出奔楚著其奔之

非也左氏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愚謂鍼宜咎既為慶氏之黨棄其宗祧而去父母之邦又不擇所從而奔楚焉以中國而變於夷其罪莫逭矣

叔孫豹如京師

正傳曰書叔孫豹如京師則其善惡皆見矣左氏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愚謂襄公即位未嘗朝天子及穀雒鬬毀王宮

齊人城郟乃一使大夫如京師聘且賀焉似敬王而實慢之也故曰其善惡皆見矣王嘉其有禮而賜之大路過矣

大饑

正傳曰書大饑志災也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為大饑又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氏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

或發廪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十四年二十有五年

靈王二十四年 晉平十年 齊莊六年 弒 衛獻二十九年 殤十一年 蔡景四十四年 鄭簡十八年 曹武七年 陳哀二十一年 杞文二年 宋平二十八年 秦景二十九年 楚康十二年 吳諸樊十三年 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正傳曰書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志讐也而陵暴之罪亦可見矣左氏曰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正傳曰光齊莊公名書齊崔杼弒其君光誅亂賊也

齊太史書之魯史因報而書之冊使君之昏淫臣之

弑逆者知所以戒焉左氏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説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戸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
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隊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愚謂此實傳也莊公以淫惡見弑雖其自取而崔杼犯君臣之大義不能逃誅於萬世矣又按左傳稱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凡弟再見殺而不回南史復繼以往由是觀之則今之春秋皆太史之所書也孟子其文則史之言不誣

矣後儒乃謂字字皆出聖人之手豈不謬哉○胡氏曰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宫矣若此十人者獨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遠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正傳曰書公會晉侯列國于夷儀則使人考其跡而其會之失自見矣左氏曰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

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愚謂據此傳則此會乃為報朝歌之役耳而齊弑君之賊乃舍其罪而不問一失也及晉受齊人之賂而舍之二失也而襄公與諸侯皆從之三失也又何以服齊而免春秋之誅乎○胡氏曰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

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正傳曰書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著貪憤之兵也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

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愚謂據此傳則鄭以憤怨而入陳以賄賂而還兵是貪憤之兵也故春秋書之以著其罪夫鄭之諸臣不足責有一子產而猶為非義之舉又可以見功利之移人賢者猶不能自免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正傳曰重丘齊地書諸侯同盟于重丘病諸侯也稱諸侯有齊焉左氏曰齊成故也愚謂齊崔杼弑其君有滔天之罪諸侯不能請討之晉與諸侯皆受賂而同與之盟焉是同惡相濟也故春秋惡之胡氏曰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愚謂同者同心於惡也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而其非義具見

矣

衛侯入于夷儀

正傳曰衛侯名衎夷儀衛邑書衛侯入于夷儀則其出其入之善惡自見矣夫衛侯衎蔑其冢卿失國出奔是為君無道不守其宗社其惡不可掩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一撫其内一營其外以為可歸未絶之道故其入猶可與也春秋書之其義備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正傳曰舒鳩小國名書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著暴虐之師也左氏曰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吴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吴禽從之五人以

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愚按此傳則楚人無字小恤禍之義逞其陵弱暴寡之惡不問叛君之罪而絶人宗社之祀其斯以為夷乎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正傳曰書鄭公孫夏帥師伐陳著報怨之師也左氏曰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亡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

而耻太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

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

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

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愚謂此本傳也世稱子産有詞似矣然以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晉將詰之曰先王之法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令鄭何故不告於天王會方伯連帥以伐之而私自擅興大衆而肆陵弱暴寡之憤為報

怨之舉乎則子產將無詞以對矣孰謂子產有詞至於傳所引非孔子之言也說士之語也

十有一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正傳曰巢南小國也遏公羊作謁吳子名書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罪吳子之自輕而巢人之犯順也何謂自輕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

短牆以射之卒由此觀之則吳子之自輕而見殺可見矣何謂犯順穀梁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遏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及舍而卒由是觀之則巢人之越禮而犯順可見矣又曰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愚謂得之矣

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年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年殤十二年弒蔡景四十五年鄭簡十九年曹武八年陳哀二十二年杞文三年宋平二十九年秦景三十年楚康十三年吳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正傳曰書甯喜弒其君剽正逆罪也左氏曰衛獻公使子鮮子鱄即公為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

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即甯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林父）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嘉襄皆林父子）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

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愚謂此其實傳也又按左氏衛獻公衛衎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恤遑恤其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喜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愚謂由是觀之則喜固許衎以入而弑剽之罪著矣○胡氏曰於衎則殖也出

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邪范䆁桓㮚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正傳曰戚衛邑名書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誅逆臣

也左氏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
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
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正傳曰衎衛獻公名書衛侯衎復歸于衛則出之者
入之者之罪皆著而衛侯君國之義不白其罪均矣
夫衎之出也以殖其入也以喜未有天子連帥聲大
義於天下而復之特出入於權臣之手耳其將何以

自立於天下乎左氏曰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

公使止之愚謂由是觀之則衎之始歸恩怨分明畧無悔過遷善之意矣春秋書之竊取之義使人深繹之也不在乎書名書日與否而其意獨至矣○胡氏曰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

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荀吳來聘非其聘也著非禮也左氏曰晉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名公也由是觀之則荀吳之來非聘也名公

以討衛也夫衛林父據戚以叛而晉人戍之黨逆也至於衛伐戚戍卒見殺者三百乃召諸侯伐衛其不直甚矣焉能以令諸侯乎故春秋惡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正傳曰澶淵衛地近戚書公會晉鄭宋曹之人于澶淵著其會之非也此晉志也為晉討衛也左氏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

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與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

令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愚謂晉以黨叛戕戚而見敗於衛乃其自取猶為此會以勤列國之衆而不知自咎春秋所深惡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正傳曰痤宋太子名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兩傷父子之大倫也左氏曰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

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内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
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
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
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
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

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愚謂據此則世子之見疑於其父也以外交宋公之殺世子也以聽讒天性之愛一旦而移遂至相賊父固不仁矣子亦非孝也○胡氏曰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

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正傳曰書晉人執衛甯喜著執之者與凡執者之罪也夫甯喜弑君之罪已書在諸侯之策矣晉人不以此罪聞之天王歸之司寇而徒怨其殺戚戍之故以執之所謂舍斬關之盜而問穿踰者故公羊曰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寗卒于楚

正傳曰書許男寗卒于楚不正其卒也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夫諸侯卒于正寢正也許男徒為區區報怨之舉而身死夷國可謂不正之甚矣故春秋書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正傳曰書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著貪憒之師也左氏曰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愚謂觀此則子產之深謀可見矣語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豈不然乎春秋書之見陳蔡淪於夷狄其罪同也

葬許靈公

正傳曰書葬許靈公以時也禮也見諸侯同盟畢至之義焉

春秋正傳卷二十七

春秋正傳卷二十八

明 湛若水 撰

襄公

二十有七年 靈王二十六年 晉平十二年 齊景二年 衛獻三十一年 蔡景四十六年 鄭簡二十年 曹武九年 陳哀二十三年 杞文四年 宋平三十年 秦景三十一年 楚康十四年 吳餘祭二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正傳曰書齊侯使慶封來聘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

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正傳曰書叔孫豹會諸侯大夫于宋聖人憂喜之情

見矣弭兵息民固聖人之所喜混夷夏而名外侮亦

聖人之所甚憂也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

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

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

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

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即晉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愚謂觀此則斯會楚反主之以外齊秦而晉楚各處其偏趙孟知楚氛之甚惡則此會雖以弭兵為名而兵甲藏於其間楚勢益張不但混華夷之分為可憂已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正傳曰書衛殺其大夫甯喜著失刑也衛國不能正弑君之罪也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愚謂甯喜弑其

君剽已書在諸侯之策矣鄰國不能問其罪國人不能正其誅特以公患其専而免餘請殺之耳故魯史因衛國之報而直書之而其不能名正其罪之意春秋有遺憾矣○胡氏曰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

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正傳曰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則衛君不能安其弟而弟之賢並可見矣穀梁子曰鱄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其去合乎春秋夫弟同氣也方衛君衎之出也鱄亦出經營于外以為歸道今衛侯既歸而使其弟之賢不能自安以出奔晉窮約以終身於同

氣且然而况他人乎左氏曰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税服終身愚謂觀此甯喜之見殺衛國刑政之不章此鱄之所以出奔實衛衎為之

也公羊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

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
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
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
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
孫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
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
有履衞地食衞粟者昧昧者割也雉彼視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正傳曰諸侯之大夫即前晉楚蔡衛陳鄭許曹之大夫也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著其盟之非也何非也瀆也夏既會于宋趙孟既以楚氛之惡是懼矣令又盟焉宜中國之不競也左氏曰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茍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

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

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

可乎乃先楚人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愚謂此會蓋合諸侯大夫以弭兵其名則善矣而楚衷甲以會而又爭先焉其信安在晉既以德讓而楚勢益張中國諸侯自兹有北面之勢矣夫以盡中國諸侯之大夫而與楚會盟僅閱時而再至于宋紊冠屨之辨失王國之尊而瀆大信者必自此盟矣

○胡氏曰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

朝楚及申之會荆蠻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産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荆蠻不入王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説誤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乙亥朔日有食之義見前

二十有八年
靈王二十七年崩 晉平十三年齊景三年衛獻三十二年蔡景四十七年鄭簡二十一年曹武十年陳哀二十四年杞文五年宋平三十一年秦景三十二年楚康十五年卒吳餘祭三年

春無冰

正傳曰書春無冰志災異也夏之春寅卯辰月也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夏之春無冰時之燠不足異也子丑之月氣方寒固正鑿氷之時而乃無氷則為災異矣左氏曰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

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愚謂天時地理人事之相應固有是理然分野之說非天之所以普天下之義也且古者列國未分宋鄭之名未有而已有此天地四時之氣運矣又將何所分屬乎其說謬矣

夏衛石惡出奔晉

正傳曰書衛石惡出奔晉志惡黨之逃罪也夫石惡

甯喜之黨也按免餘既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克且曰受命矣乃行是惡既行而遂奔者也春秋書甯喜弑其君剽則惡與乎弑君者也天子諸侯國人不能誅春秋書之有遺憾矣左氏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邾子來朝志事大之禮也左氏曰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夫小國之事大國朝聘有時邾以晉執其君魯取其田不以憾於大國而益脩時聘焉有改過遷善之心得以小事大之禮矣故左氏曰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正傳曰書秋八月大雩志非禮也左氏曰旱也夫大雩者天子祭天禱雨之祀也魯僭郊禘故因旱而舉大雩非禮矣又行之不以其時又非禮矣故春秋因

其事而直書之而其非禮自見矣聖人之感深矣乎

仲孫羯如晉

正傳曰書仲孫羯如晉譏失如也左氏曰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愚謂宋之盟雖以弭諸侯之兵為名使羯如晉蓋告晉將為宋之盟故如楚如楚者強荆蠻弱王國之幾也中國諸侯皆將朝楚以聽命焉蠻夏之紊亂冠屨之倒置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故春秋書其如譏其失其感深矣

冬齊慶封來奔

正傳曰書齊慶封來奔譏納叛也左氏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慶封之子)政則以其内實遷于盧蒲嫳氏易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莊公之黨)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封子)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亦莊公黨)而反之二人(癸與何)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皆惠公孫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皆莊公黨卜

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即慶嗣也）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須無)鮑氏(鮑國)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鮑國)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

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

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愚謂此本傳也由是觀之則慶封之惡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魯為望國乃納享之宜齊人來讓奔也巳春秋書之冊所以病魯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正傳曰書公如楚志中國諸侯之失道也左氏曰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

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愚按此傳則公率王國之諸侯以朝荆蠻矣前仲孫羯之如晉以告正為此也夫天地之大分人道之大防諸侯皆隳之矣乃穆叔責伯有之不敬是舍已而求人舍肩背而求其一指也豈不惑哉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正傳曰書天王崩志天下之大變也天下如喪考妣諸侯皆有奔赴會葬之禮焉故書之按左氏冬記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則是十月癸巳也今書以十有二月甲寅者何左氏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愚謂天王崩天下大變天下之事莫有大於此而赴不以時日使失其真天下諸侯之失道可知矣

乙未楚子昭卒

正傳曰昭楚子名書楚子昭卒志與國之大故也楚來赴則史書之左氏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

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年齊景四年衛獻三十三年卒蔡景四十八年鄭簡二十二年曹武十一年陳哀二十五年杞文六年宋平三十二年秦景三十三年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年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在楚謹君也而魯侯之非道見矣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

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愚謂書公在楚繫於春王正月之下則公内不朝廟外不朝王不忠不孝之罪著矣宜其名親襚之辱也故穀梁曰罪公也愚按左氏自是而後夏四月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則列國禮楚如臣禮君然蓋為强力所制而不得歸者六月中間天王之崩曽不見奔春秋治襄公之罪深矣○胡氏曰歲之

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特書公在楚者外為荆蠻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

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顔咫尺食坐見於羮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

正傳曰書夏五月公至自楚謹君之出入也使人考其時斯病之矣葢襄公在楚者六月矣一不謹於始遂爲强楚所制使之親襚使之送葬中國諸侯臣於

夷狄自此行也春秋書之其憾深矣左氏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

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愚謂觀此則襄公一失此行外為強楚所制内為季氏所拒春秋書至之深意可見矣公冶其亦賢矣世之欺君以圖富貴利達者猶將意氣揚揚以誇耀於人其視公冶致邑不入冕服不斂以為非德賞者得無厚顔乎○穀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

正傳曰書衛侯衎卒書赴也

閽弑吳子餘祭

正傳曰書閽弑吳子餘祭誅弑賊也何以不名賊魯史以遠而畧之故逸其名而書其事以為近刑人之戒也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公羊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

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曰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正傳曰書仲孫羯會諸侯之大夫城杞從晉志也而其非義見矣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

正也愚謂觀左穀二傳則晉主於城杞而合諸侯以為之也文子甚哉之嘆為是則穀梁變正之語為非而其城杞之失可知矣胡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

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愚謂棄同而即異厚毋而忘君此晉之失一事耳至於非有戡定禍亂尊奬王室之大義而擅興十國之衆使暴露於遠外棄天之民失地之利其罪大矣何以為盟主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鞅來聘著其聘之失也左氏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

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愚謂觀此則士鞅之聘無乃拜城杞之私耳非朝聘會同之典也其失不待貶而自見矣又觀三耦公私之説則君弱臣強可見而城杞之失亦強臣成之耳

杞子來盟

正傳曰書杞子來盟則其盟之非禮可見矣左氏曰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
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虚月如是可矣
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
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愚謂觀此則杞

子來盟蓋為晉治魯之侵田而遂要盟恃晉之強以陵魯耳豈誠心與直道哉春秋書之惡其非禮也蓋不待書子以賤之矣

吳子使札來聘

正傳曰札吳公子名名之無他義書吳子使札來聘善其聘也通嗣君也正也善其慕華夏而來也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
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
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頀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愚謂夫子昔固以延陵季子為知禮矣及觀此傳則季子聞歷代之樂而知其德之盛衰盖又知道者也其知慕中國之盛而使吳之用夏變夷此其所以為賢公子也仲尼書之春秋盖喜其來而著其善也公羊以為以讓國為賢而書之胡氏又以為以辭國生亂而貶之皆非聖人灑然大公無

意必固我之心矣夫不立長而欲致位乎季之幼者謂貽謀之未善也季子不受亂弑之讓守正之道也季子何與焉公羊之所謂賢季子之讓國胡氏之所謂貶季子辭國以生亂皆非矣其稱吳子稱札國史畧遠人而聖人因之耳故曰其文則史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正傳曰書葬衛獻公志隣國之大事也諸侯之葬有同盟皆至之禮焉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正傳曰書齊高止出奔北燕著奔者與奔之者之罪也左氏曰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愚謂觀此二傳則高止公孫之罪與春秋之文皆可得之矣夫高止不知以臣道自處好事自專至於身不見容去父母之邦而宗祧不守此其罪也至於蠆與竈

擅放大夫是無上蔑君其罪均耳穀梁曰北燕從史文則春秋之文皆從史者矣蓋燕則一燕耳何有南北以燕在魯北故史謂北燕聖人從之竊取之義有不繫焉其文則史之語豈欺我哉

冬仲孫羯如晉

正傳曰書仲孫羯如晉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愚謂禮尚往來范獻叔夏來聘故冬使羯報之得施報往來之宜矣故春秋書之

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年齊景五年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年弑鄭簡二十三年曹武十二年陳哀二十六年杞文七年宋平三十三年秦景三十四年楚郟敖二年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正傳曰書楚子使薳罷來聘志禮也左氏曰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薳字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愚謂凡諸侯新立則使大夫相通

聘邦交之禮也再觀此傳則聘問之使國之輕重安危繫焉不可假於匪人也遂罷與穆叔一問答之際而楚之亂已見可不慎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正傳曰書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誅弑逆之賊也左氏曰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愚謂觀此傳則般不但有弑君之罪而且有弑父之罪矣孟子謂春秋之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令般兼二罪而有焉而春秋獨書弑君者何臣子一道特書其大者耳其不日者外事畧也穀梁以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非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正傳曰書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卒于災也詳卒之賢伯姬也左氏曰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曰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柰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胡氏曰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

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

天王殺其弟佞夫景王也

正傳曰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罪歸王也王有殺之之道也左氏曰初王儋季周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遇諸庭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

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周邑）逐成愆成愆奔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曰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愚謂天王者天下彝倫之攸敘王有弟佞夫既不能教之於平素又不能保全之於危疑而明其不知儋括之謀乃聽

其見殺於尹劉單甘諸人之手是王殺之也春秋書之左氏穀梁以為罪在王也甚之也宜矣

王子瑕奔晉

正傳曰瑕景王之弟書王子瑕奔晉交譏之也罪瑕之逃王而王不能存之也吴氏曰瑕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愚謂君臣父子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瑕不能明忠孝之道而自比於逆亂之黨奔以免死而自絶於

君父矣雖然景王不能庇其同氣使佞夫見殺於尹劉之黨而瑕惧以出奔則瑕固有罪矣王獨無罪乎春秋書之譏及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正傳曰叔弓叔老之子共姬從夫謚也書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親之也賢之也公羊曰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姆

不下堂逮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正傳曰良霄鄭大夫伯有其字書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罪惡逆也左氏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即駟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

聚謀子皮即罕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
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
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
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
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石子入皆受
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

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駟帶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胡氏曰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正傳曰書葬蔡景公志隣國之大事也使人求其所

以死所以葬之故而其罪惡自見矣隣國諸侯不討弑君之賊而乃公然會葬諸侯之罪與般罪均矣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正傳曰書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則其善惡並見矣左氏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書曰其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公羊曰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愚謂以二傳觀之澶淵之會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曰爾財復矣於此得救患恤災之義矣諸侯不會而大夫會政在大夫矣既而無歸宋財是

又失信矣失信者必忘義忘義失信其可乎故曰其善惡並見矣或以不書卿為諱稱人為貶者非竊取之義也○胡氏曰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剌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踈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

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王國之所以貴於蛮蠻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父子君臣之道滅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弒君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何

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

財則可為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

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為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

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愚謂胡氏此篇誠多確論但能超然去其義例之蔽則甚善矣

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年齊景六年衛襄二年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年曹武十三年陳哀二十七年杞文八年宋平三十四年秦景三十五年楚郟敖三年吳夷昧二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正傳曰書公薨于楚宮穀梁曰楚宮非正也諸侯卒于正寢禮也于楚宮是不以正終矣左氏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正傳曰子野胡女敬歸之出襄公子也書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志君嗣之大故也且閔其傷於孝也左氏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

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愚按左氏以子野之卒為毀則知其卒為哀毀之過矣汪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於不慈不孝子野過毀瘠以致滅性亦為不子矣愚謂汪氏之言正矣然當春秋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相尋於天下而視野之傷孝何如也春秋書之聖

人之感深矣

己亥仲孫羯卒

正傳曰書仲孫羯卒志國卿之大故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正傳曰書滕子來會葬志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禮也然所謂至者諸侯則弔以士葬以大夫天子則諸侯親奔也夫國君以守宗社為重者也諸侯會葬親往則自輕其宗社

且畢甚矣故非禮也左氏曰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正傳曰書癸酉葬我君襄公志國之大事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正傳曰密州莒子名書莒人弑其君密州誅逆賊也

左氏曰莒犂比公密州之號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

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即密州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愚謂弒父與君天下之大惡左氏稱展輿因國人弒父春秋何以不書其名而誅之宜從程子之說為正也

考胡氏曰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

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皆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

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愚謂據此言則胡氏所謂因傳之本末以求意經文可知此正愚今之說也若使胡氏盡以此說求之則與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意合而春秋之本指明矣惜乎其他不如此也

春秋正傳卷二十八